

JIAOCHA DE SHIZI

交叉的字



□ 陈枫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陈枫 著

交叉的十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叉的十字/陈枫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 8

ISBN 7-81041-326-0

I. 交… II. 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022 号

责任编辑:侯惠娟

责任校对:何晓林

装帧设计:刘广祥

出版:河南大学出版社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475001)

0378—2865100

排版:河南大学出版社电脑照排室

发行:河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5 千字 印张:10

定价:18.00 元

序

张 宇

说什么呢？

虽然认识陈枫许多年了，而且近年又在《莽原》共事，而且又认真看过了这本小说选集里的一些作品，真正要对她的创作说三道四，却觉得茫然不知所措。

这才感到，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太过熟悉了，反而觉得缺乏理解……

只好蒙了。

她很早就写小说。那时候文学还热，许多人都往这儿靠。陈枫好像也不落后，一篇篇地写，一篇篇地发表，差一点就成气候了吧？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个极聪明的女性，写什么就像什么一样。就是如今回过头来看她早期的作品，那些语感，那些火热的情绪，仍然感动着人。特别是她的一部长篇小说，给我的印象更深。记得她写出来后，就给我看过草稿，当时还看得我很吃惊。她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对生活的了解程度，对社会各种各样的人的理解和把握，都显出了她驾驭小说这种写作形式的才华和能力。我一直期盼着这部长篇小说的问世。可惜的是，她写过以后就放起来了，再也没有重新认真地摆弄。是因为忙吗？还是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一件接一件要办，再也挤不出时间来了？

在我的印象里，陈枫确实很忙。她忙着丈夫和女儿，她又忙着编辑工作，她又忙着写作，她更忙着处朋友……

在任何时候，丈夫和女儿好像永远是她的头等大事。于是，作为女人，她操劳，她爱，就把家里弄得很舒适，日子过得很幸福……

我发现许多时候，她都在为别人的事情忙着，她这个人好朋友，甚至很讲义气，她确实是那种为了朋友的事情可以两肋插刀的女中丈夫。而且她的办事能力也强，常常调动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的朋友排除困难。现在，这种人不多。无论如何，在城市生活，这种品质是珍贵的……

她忙着工作，她对工作很投入。只要她心情愉快，她会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特别是这些年做《莽原》的副主编到执行主编，可以说，《莽原》近年的许多事情都是她在撑着。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又有工作热情又有工作能力的女性。但是，如果她心情不好，对什么事情有看法，她也会立马就给你端出来。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近来也平和也宽容多了……

可惜的是，家里一挤，单位一挤，就把她创作的时间和精力给挤下来了。而写作这行当还不能分心，需要全身心投入，于是她近年来的作品少了……

但是，人到中年正是人生经验丰富的时期，也是感悟成熟的时期，希望她通过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再次焕发出写作的激情，倾其才华，点燃生命，写出佳品来。

就算序吧。

2000年6月

目 录

幸福,在每个人的心里	(1)
哈科长的“将军肚”	(20)
月照征人	(28)
莽苍苍的山野	(42)
灶神	(64)
骚动	(68)
弥留	(72)
南侯地	(76)
猫祸	(93)
等	(109)
夕阳村外小湾头	(120)
宁静的山谷	(132)
迷蒙的黄昏	(145)
不是故事	(161)
制造的故事	(182)
我	(194)
交叉的十字	(235)

幸福，在每个人的心里

“小茵，快洗吧，菜都要凉了。”

他立在我跟前，手里仍握着那把沾满焦油渣子的锅铲，身旁的饭桌上，那盘炒糊了的鸡蛋早已没有了热气。

妥协吗？只要我朝他多望一会儿，那我的决心便会在他灼人的目光下彻底崩溃。脚盆的水早已凉了，晃动的水面映着我模糊不清的脸。我用机械地搓着脚面，掩饰着自己纷乱的情绪。有人说，男人创造幸福，而女人等待幸福。也有人说，人满足就是幸福。是我等待得不久吗？而他给我所创造的，除了这一年年里短得可怜的相会，便是那不尽的思念了。不，我们也有过决不仅

仅单是指满足而言的幸福时刻。在长堤浓浓的柳荫下，我倚在他宽阔的胸前，听着他有些气喘、越来越低的声音：“茵茵，我的小鸟，我的小公主……”那时，即便是整个世界都响着枪声，我也全然不惧！世上还有什么比军人的胸膛更宽阔，更可靠呢？

他默默地递过了一条毛巾，伏下身子轻轻抚了一下我的肩，我的心不听话地颤动起来，躲闪的目光第一次与他闪着火苗子似的眼睛撞得这么久，这么久。我的面影在他黑亮亮的瞳孔里显得那么清晰，那么小。以往，他不也常用这种让人心跳不已的目光傻傻地望我吗？“小茵，让我多望你一会儿，摄在眼睛里，想你时，就会放出来。”“小茵，现在好了，一个眼珠子摄一个，萌萌和你！”我不敢再望他，一丝歉意和不安的感觉飘上了我的心，我没有带女儿来。在火车站接我时，我清楚地看到他明亮喜悦的眼睛怎样蒙上失望的阴影。当走上一脚下去尘土可以埋过脚面的公路上时，他忽然莫名其妙地朝我喊道：“怎么还穿白凉鞋？！这地方能穿这玩意儿，见鬼！”我没吱声，我明白他的火气从何而出。你既然这么了解这个地方的贫瘠和落后，为什么还不早点回到你熟悉的城市去？

他突然把我拥在了怀里，急促地吻着我说：“刚才，在车站，如果没有人，我真想亲你一口！”啊，多么沉醉的幸福！然而，我却想哭，想哭。为什么不把他永远拉在自己的怀里？他本来就属于我！我有些不能控制了，轻轻而又果断地挣出了他的怀抱，因为我知道，在这种时刻，过去的一切痛苦和煎熬在幸福的浪涛冲击下容易让人淡忘而变得微不足道，我得控制自己，为了我，为了他，更为了我们的孩子。

他又进厨房忙碌什么？自来水流得哗哗响，不一会儿，他

满头大汗地托着一盘洒了厚厚一层白糖的西红柿跑了出来，自己先捏了一块塞在嘴里，酸得直眨眼：“快尝尝，我的手艺，味正汁浓，甜酸可口，不比‘企鹅’冷饮店的冰淇淋逊色！”我笑不出。望着他晒得脱皮的肩胛上细密密的汗珠和他脚上那只断了一根带子的破凉鞋，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凄凉。当初他那运动员的潇洒风度哪里去了？是他长得不帅吗？正是他那对窝在两条剑眉下让人心跳的眼睛，像是在绿茵茵的球场上，他脚下滚动的足球一样牢牢地拴住了我的心。放在城市，这样漂亮的体魄，穿上一件米色的风衣，靠在他结实的胸前漫步在街头、公园，会招来多少疯丫头羡慕的眼光啊！可如今，头发怎么剪得像土包子那么短，脖子晒得那么黑，没有裤折胖大的裤腿，打鱼似地挽着。我的目光一定很忧郁，他下意识地望望自己的脚，冲我嘿嘿笑着：“前几天，跑野外看场地，不知怎么挂断了。”他一边手忙脚乱地找着拖鞋，一边问我：“小萌萌好吗？会叫爸爸了吧。”他到底问到了孩子！为什么不问问我？问问你的妻子怎样在一间破破烂烂，用五颜六色塑料布隔成三个格子，挤在三个带孩子的母亲的母子宿舍里，日夜在孩子的哭声和叫声中打发日子的？在拥挤的公共汽车前又是怎样无言地跺着脚流泪的？跟婆婆的齟齬，一年年来往探亲路上的颠簸，还有在来时火车上与那个粗鲁男人的争吵……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如今，你的眼眸里也不再只摄有我们母女了，我看到那里只有一片绿色，那就是你的兵！你也再不要用眼光告诉我“我爱你，爱萌萌”，那为什么不转业？一封信回去，只说自己又当什么营长，而且，而且还带点“毛遂自荐”！你知道你英雄般的行动，等于宣判你的妻子在那间嘈杂的母子宿舍里还要折腾多少日子？要我羸弱的身体，带着孩子再去挤多少年的公共

汽车！你为什么不问？

饭端在手上，我却一口也吃不下去，碗里堆着他为我炒的冒尖的鸡蛋，隔壁一个女人用四川人特有高亢的嗓门在叫着：“保——康，龟儿子，回来吃饭啦。”声音足能超过噪声标准七十分贝！谁家在剁什么东西，传来铁器刮水泥地的那种尖利刺人神经的怪声，什么地方鸡在叫，这个鬼地方！我不由皱紧了眉头。彭林一边嘴里很响地嚼着饭，一边用眼光揣摩着我说：“吃吧，吃完可以出去转转，这个地方条件比团里强多了。”

二

真闷啊。太阳一天也没有露头，恐怕也是受不了这样的高温，独自躲到哪个大海洗澡去了。快黑了，窗外仍刮着热风，梧桐叶在风中无力地摇动着。彭林一丢下碗就出去了。我靠在床上，透过后窗，望着屋后沟里窑洞门前的老乡们几个一群坐在一起扇扇聊天，大人喊，小孩叫，真够吵人的。在城市，现在已是华灯初放的时分了，可这里除了远处一座水塔上明亮的灯光外，再就是满目的山影。我不由想起了我的女儿，她是否还每天坐在小车里，听到人们的脚步声，就舞着小手呀呀口齿不清地叫着：“姆——妈，姆——妈”呢？当我把她那张坐在小车里啃面包的照片给她爸爸看时，他把她一下子贴在了嘴上，红着眼圈朝我吼道：“为什么不带我的萌萌来，为什么？惩罚我也不能用这样的手段！”我也哭了。我是想惩罚他，也让他尝尝与亲人分离那种切肤般痛苦的滋味，可看到他的眼泪打湿照片上女儿可爱的小脸时，我又变得那样手足无措。我何尝不知他思念女儿的心？那为什么不回去？你走时，萌萌才刚刚睁开和

你一样黑亮的眼睛，你亲着她粉红色的小脸，趾高气扬地用全世界都听得见的大嗓门喊着：“我做爸爸啰，我做爸爸啰！”一年了，我多次教她念着“爸——爸”这两个字，可她总是转着和你一个样的眼睛，茫然地望着我，忽而张开已长出两粒小牙的小嘴：“姆——妈，姆——妈”的喊起来。从感性上，你这个小骨肉竟意识不到这个世界上除了一张她非常熟悉的妈妈的脸外，还有一张和自己很像的爸爸的脸，这事该有多可悲啊。彭林，如果我把这些告诉你，你，眼睛还会那么亮吗？你说了，让我和萌萌迁来，搬进这两间没有裱顶棚的房子里；还说参谋长骂你没本事，连老婆的思想工作都做不通。能通吗？让一个自小就在繁华城市生活的人搬到这偏僻的小山沟，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不愿再想下去，起身走到桌前。桌上，一块缺了一个角的玻璃板下，压着一个大得吓人的“创”字，写得像彭林桀骜不驯的头发一样，伸胳膊伸腿。一叠叠整整齐齐的各类书籍堆满了桌子。今天早上，他竟然从里边抽出了一本《杨家将演义》扔给我，还吹嘘着：“不是吹，咱老彭现在也算得上懂天文下知地理了，干巴巴地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谁爱听？上次给战士上作风纪律课，我就来了个创新，先讲穆桂英打杨宗保四十军棍，再讲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最后再联系到咱们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听得战士眼睛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他得意地冲我眯眼笑着——又是你的战士，我是你的妻子！妻子就意味着和你同是一个人！而你却将你的另一半狠心地抛在遥远的地方，让这些素不相识的兵占据你心中本应属于我的位置！

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在那几堆书里又摸出一本杂志递给我，神情庄重地说：“你先看看这本《解放军文艺》，里边有篇

小说写得棒极了，真的！”我不在意地把书接到手里。《解放军文艺》有什么好看，在人们的心目里，只要沾上解放军的边，恐怕都是飞机、大炮，瞧这个封面，虽然不是头带钢盔浓眉大眼紧握钢枪的解放军战士，但那一片郁郁的丛林仍是象征军队的绿色。

中午彭林临上班走时，告诉我傍晚有人来吃饭，让我多准备几个菜。他看我不高兴，无可奈何地朝我解释着：“唉，都这样。一步步来，再说你来了，也值得热闹热闹，我刚到这个单位，比我资格老的同志很多……”

我不想听，你不是自荐的营长吗？有那么大的勇气挑起几百人的担子，为什么又冲不破这层庸俗的网？看来，人们都有无可奈何的时候，想的和做的有时也并不是那么统一。

彭林买回了一大兜菜。这地方不咋的，蔬菜倒满新鲜。彭林又乘机向我宣传起迁来的好处，可以自己种些小菜啦，喂些鸡啦，一年省老钱了。这个时候会抠了，钱不都扔在来回探亲的铁路上了？让我也像隔壁那个喳喳呼呼的女人一样，下班后车座后夹一捆五分钱一堆的乱哄哄的鸡菜，整天蹶着个屁股蹲在那里剁鸡食，用刀一点不剩地把地上的碎叶子刮进鸡食盆，像三军司令似地小菜地里巡视，给这棵茄子摘片黄叶子，给那棵黄瓜灌点粪肥，让汗水浸湿衣服，难看地贴在软塌塌的乳房上……

吃饭时，那个胡子拉碴的电话连长一边大口吃着鸡肉一边还朝我开玩笑：“还不搬来？来这儿吃鸡蛋可不用在城市自由市场里挤着买。来了，我给你做一个全大院谁家也比不上的鸡笼，咋，不信？在家时，我刘河子可是带过徒弟的木匠爷哩！”真是粗当兵的，也不管人家高不高兴听，马上又旁若无人地转

了话题。几个人为一个什么演习的方案争得红头涨脸，刘河子一仰脖子，杯中的酒就见了底，抹抹嘴红着眼睛对彭林说：“营长，不是我说的，你自己对这个方案心里有没有谱？要是行，我没二话。谁想让人家看了说，我们那阵子打小日本用的就是这套玩意儿，你们现在还当个宝贝用！要是首长批准了咱们的方案，等演习搞完，成功了，我非偷偷买上几把香烛去西山庙里烧烧！”

“你说行顶个屁，首长不批还不算数。行不行，咱先创举它一家伙，砸锅再来。”彭林闷着头猛吸着烟说。他吃得很少，似乎一直在脑子里思索着什么，眼睛定定的，听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

“二排这次文化课考试成绩真不赖。你还真有眼力，赵小平那个调皮蛋子，数学课还真讲的有一套。”

“行，先试着搞吧，我还打算年底把全营战士文化水平，能提到初中文化程度以上呢！”

“乖乖，这么大野心，忙得过来吗？”

“你们无线连战士基础好，我们难啊……”

“唉，这是正事，文化上去了，训练也好开展，傻卖力气不行了。”

“……”

“……”

我虽然不十分听得懂他们话里的那些什么“载波”、“微波”“线路作业”，但我却觉得很有意思，很有味，时不时还情不自禁咧开嘴和他们一起大笑。是啊，能说我们的心被苍茫茫的关山隔开了吗？我不能不承认，他的一切和我有着这么紧密，息息相关的牵连……

天黑了。透过树影，仍能看到水塔上的电灯在闪着永不知疲倦的光。屋里弥漫着夏日特有的槐花香味，屋后沟里那些庄稼人早已回窑睡觉去了，我没有开灯，我喜欢静静地坐在幽静的暗夜里思考、遐想……

三

他回来了，小心翼翼地抱着一部电视机，凑到我耳边神秘地说：“我硬把教导员家的电视机给抱来了！暂借一天，明天五点钟是世界杯足球决赛！意大利对西德，你看过足球明星罗西的凌空射门吗？绝啦！可教导员那小子就爱听河南梆子，傻不傻。”他高兴得像个中了彩的孩子，在屋里窜来窜去，找着墙上的电源插座。我心里一动，忙趁机说道：“体委的张伯说，如果今年你能转业，他答应把你安排到区少年足球队当教练。”我终于向他摊开了这次来的主要目的，也是我思考多次惟一能将他牵回去，打动他的心的一张王牌。自然，我没有说出，为他转业的安排我怎样的东跑西颠地四处活动。“真的？让我当教练？这么看得起我，多少年没踢球了，脚真有些痒痒。”他听了我的话，手里拿着电线站在椅子上，扭脸冲我喜悦地闪着黑亮的眼睛，憧憬而沉醉地喃喃着——但又立刻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小心地望了我一眼，嗫嚅着：“转业……哦，转业，谁知猴年才能回去呢。”仿佛怕我接话似的，他从椅子上蹦下来，搓搓手说：“唉呀，你看我都忘了，今天晚上有电影《少林寺》，看过没有？嘿，震倒香港的正统武术功夫片，赶快收拾一下，看电影。”瞧他那傻乎乎样儿，《少林寺》早八百年就在城里放过了，现在才轮到这个山沟沟，这拨人还像乡里人一样傻美傻

乐，我哭笑不得地望着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惆怅，我能给一块随随便便的石头作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然而对自己的爱人却没有能力说服，难道真像鲁迅先生那句深刻而又悲痛的话“人和人的灵魂，不是完全相通的”吗？

家属院的大人孩子正熙熙攘攘地朝礼堂走去。黑暗中，像一串串活动的剪影从我眼前闪过，一阵阵清凉凉的薄荷味直冲人的鼻息，这是隔壁保康妈那盆宝贝薄荷送出的清香。

“保康！小龟儿子，还不紧跟我。”听声音那个大嗓门的邻居就走在我的旁边，她在黑暗中眼睛瞪得那么大，朝我望着，那张胖得像发了酵的馍似的脸几乎贴到了我的鼻子尖上：“哎呀，是小秦呀，瞧我这眼睛，瞄了半天也没看清，两口子去看电影？”她亲切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立刻感到她手上那股粘乎乎的汗水，沾在了我连衣裙的绣花边上。“老王没回来，一个人去？”彭林一旁接上了话。“那个鬼，从准备演习到现在，蹲在教导队当母鸡孵蛋去啰，一个月也难回来一次。谁盼他呀，有我们娘儿小子的吃穿就行。”“噢，那你别给人家打电话，‘老王，你个龟儿子，星期天回来不回来？不回来我们娘俩吃肉可是不给你留了’。”“哎哟，小秦，你看看你们小彭的嘴，要不是你在跟前，我非拧他的耳朵不可！”保康妈用那七十分贝的大嗓门笑不成句地对我嚷嚷着。我也忍不住笑了，彭林什么时候学得这么贫嘴？竟还跟这样的女人开上玩笑。“小彭呐，你们通信营的车出去的多，看啥子地方有鸡糠卖，帮我买上一包。我就剩那一包糠了，就不敢撒手喂那些龟儿子鸡，唉呀，就跟饿死鬼一样，一下子就抢个精光。记住啊，小彭！”真可笑，连看电影也忘不了她的宝贝鸡。彭林倒爽快，一口答应了，还津津有味地问起养鸡的经验，怎么，真打算让我来替他养鸡了？

一进礼堂，保康妈便挤进一群家属里叽叽喳喳地聊天去了。礼堂里热得几乎透不过气，无数面扇子在呼呼搭搭地扇着，人们都议论这天热得不正常，要有大雨下，抱怨电影不放在外面演。也有人解释，说怕下雨。我汗流如雨地坐在那儿，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烦躁，前排坐着几位可能就是屋后沟里住的老乡。一个上岁数的大爷不停地扭着身子，仰着汗渍渍的脑袋好奇地打量着头顶那一排排葵花型的顶灯，自言自语着：“不赖，不赖，这礼堂盖得真不赖，我数了，整整四十盏灯。”望着他乡气十足的傻劲，与他一说话一股冲鼻子的大蒜味，我不禁又好笑又讨厌。怪不得彭林也学会了像乡下人那样蹲在椅子上抠脚丫，吃饭呱呱呱呱的狼吞虎咽，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学出个什么好？这还不够，还想让我们母女也跳进这落后愚昧的圈子里？！我呆不住了，天热，加上那股很不习惯的大蒜味，我的头一阵阵发晕，看看彭林正张着大嘴不眨眼地看着银幕上的刀光剑影，我只好悄悄地离开座位，走了出去。彭林在身后跟上了：“怎么走了？”“太热。看过了，你自己看吧。”“不，不看了。”他有些赌气地说。

真黑啊，但仍能感到头顶的乌云正越压越低，成团的蚊子哼哼叫着，直朝人脸上扑。远处水塔上，那束闪烁的灯光，在高大的梧桐树密密的叶缝中时隐时现，给人以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我的心忽然变得那样空落落，还混有说不出的惆怅和辛酸。彭林那明亮亮的眼睛，不也像眼前这闪烁不定的灯光一样，让人可望而不可及吗？虽然瞧着就在眼前，要想看清它，走近它，却要绕过这一大片房屋、丛林和许多障碍，有时一叶遮住，就会立刻失去目标和方向……“看样子，这天要下雨——你咋不说话？”彭林走过来挽着我问。我搭讪着：“蚊子真多。”

可不，只拍了一下，手掌上恐怕至少躺三四个蚊子。“人家都说，蚊子专爱叮女的，真不假啊，这么黑，还认得这么准。”彭林在打趣我。“光看这蚊子，我也不敢再到这儿来了。”我回敬了他一句，他不吭声了。

四

彭林什么时候起的床，开的电视，尽管他轻手轻脚，我也全知道。

昨天半夜，开始下起了雨，风声雨声搅得人几乎彻夜未眠；此刻，屋外的雨仍没有停，反倒下得更大了，雨声一阵猛似一阵。

我躺在床上，听着屋那边藤椅在彭林不停的抖动下发出卡卡叽叽的响声。不用看，我也能想象出他那坐立不安、激动的样子。可能是足球赛中间休息时间，在放什么广告，他嘴里咕咕噜噜地小声骂着：“见他妈的鬼，什么瑞士人杰地灵，西铁城……”一股烟味飘进了我的鼻息，他又抽烟了。来这里后，我意外地发现他的烟瘾如今变得这么大，每天晚上看书，一边忽搭着扇子，一边叼着烟，在烟雾里一坐就是十一点，还埋怨我不给他带点咖啡来。我向他诉说着抽烟的坏处，他竟嬉皮笑脸地涎着脸，挺挺胸脯说：“没事，运动员的肺活量，优质品！”继而又感慨万端地自语：“不坐夜咋办？不学习就跟不上呀。”谁让你当这个操心的小官呢？如果去城里舒舒服服地干个教练，还用在这里受这份罪？昨天晚上，当我把这话讲给他听时，他用怎样的眼光看着我啊：“小茵，你说当兵是活受罪？”不知怎么，我忽然有些胆怯，不敢迎合他逼人的目光。如果在白天，那